

聽，生命四季的聲音

喧囂／寂靜的秋天

霜白露降，闇夜微雨，窗外蟬兒仍奮力高唱；初秋的清風微熱微涼的，伴隨著一陣陣的蟬浪間歇地迎面襲來。白天走在人行道上，我的孩子允允戴著助聽器與電子耳，喜歡傾聽那一排排行道樹上的知了唧唧歌唱；而這一晚，喧囂的蟬鳴完全驚醒不了拔掉耳上輔具的允允，看來他睡得香甜。

2013年1月25日，是允允聽損確診的日子。當時，醫生悠悠地說：「上蒼認為你們是最適合照顧這個孩子的。」留職停薪、早期療育、口語復健，過往從未經歷過的種種在頃刻間像一列午夜急馳的火車猛然撞上了我，我從未想過自己的孩子會聽不見，我只想為這慢飛天使補足他所欠缺的生命體驗——聽見。

微涼的生命之冬

身為愛奇兒全職媽媽，不可預測的關卡總是接踵而來。

尋訪一棟棟大型教學研究醫院，求教一位位耳鼻喉科聽損權威醫師，徘徊於一間間聽力檢查室，流連於資訊訛正參半的網頁，端緒一一浮顯：先是聽力檢測，ABR、VRA、ASSR、OAE，後是檢查硬、軟組織的CT、MRI，緊接著是聽能管理與聽語課程。3月1日，他的雙耳配戴上助聽器，這時聽損病因也出爐了——前庭導水管擴大症（Large Vestibular Aqueduct Syndrome），聽力隨時可能浮動。就在清明節前後，聽力陡降，身心障礙證明的「中度」轉瞬變為「重度」，7月19日隨即進行電子耳手術。那時的他，只會「媽媽」、「幫忙」、「Bye-Bye」幾個發音極為近似的語彙。

猶記得某個晚上允允在洗澡時，把手輕放耳邊，然後比了比「沒有」的手勢；「是的，你聽不到，當聽聽離開你的耳廓，所有聲音都會一起出走。」如果有一天，允允問我：「我的耳朵生病了，會好嗎？」我該怎麼回答？

猶記得某次繪畫課，一位常童不經意的說：「你講的話好難聽。」

允允對聲音越來越有感受力，也著實進步良多，但聽人常童只會以同齡孩子的發展來看待允允的表現，「如果以後你遇上了類似情況，將會如何自處？」這時的生命，沉重得讓人連哭都沒有氣力；媽媽的心，酸得連北風都打顫喊冷……

微熱的生命之春

身為愛奇兒全職媽媽，成就感也總是接踵而來。

家中四處白花花的牆面及地板顯然對聽語學習無所助益，於是趕緊加購 Parklon 地墊、兒童桌椅，在牆壁黏上全開白板紙，旁側再貼上塑膠瓦楞板、不織布、魔鬼氈，又添購了護貝機，前陣子則增闢了成語區及藝廊區。善事利器，這樣一來，允允的聽語課程就有了玩中學的樂趣！

儘管允允的聽齡僅有一年多，聽語能力卻是大躍進！一回，我帶著他共讀〈登鶴鵲樓〉後，他反覆問我：「為什麼不是『更下一層樓』？」近來更是發揮好問精神，5月21日突如其來的一場地震，讓我翻出《地震與火山》、《小牛津百科》，再佐以世界地圖與地球儀，他便一直追問：「地震的家住在哪裡？」「他有手腳嗎？」「他會不會動來動去？」3歲多的允允已經開始享受「思考為什麼」這檔事。

允允曾經這樣問過我：「18歲時，我還要戴聽聽嗎？」我先是一陣錯愕，隨即正向地說：「要啊！你戴聽聽可愛又帥氣！」接著再以失望的口吻說：「媽媽沒有聽聽，我也好想戴聽聽。」這時，只見允允雙手環抱、春風得意的說：「這是我的。」是的，這樣的答案正是我所要的。

不／完美的夏天

一年餘的聽能復健歲月在四季流轉之間忽忽流逝，我的生活則在細碎卻壯大的心痛與笑意之間擺盪來去。一回外出，允允看向車窗外的風景，喃喃地說：「我喜歡夏天，喜歡陽光，喜歡風。」「希望往後像風一般的流言蜚語，你都能坦然接受、寬然放下。」

就在蟬聲唧唧、清風徐徐的這一晚，入睡前的允允輕聲對我說：「沒

有聽聽，我能聽見一點點聲音；明天起床有聽聽，就會聽見很大的聲音。」身為母親，聽著幼小心靈的成熟話語，眼眶噙著淚，嘴角奮力上揚，笑瞇瞇地對允允比出了大拇指。「看著你認真地思索人間萬象，看著你專注地聆聽表達，相信你必會為自己不完美的耳朵找著一條完美的夏日之路！」